

七部名著 读伦敦

Looking for Charles Dickens ▶▶▶ 寻找狄更斯

王星 著
董肖娴 绘图
张雷 摄影



寻找狄更斯

七部名著读伦敦

王星 著 张雷 摄影 董肖娴 绘图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hinese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部名著读伦敦：寻找狄更斯 / 王星著；张雷摄；董肖娴绘.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1

ISBN 978—7—108—04357—3

I. ①七… II. ①王… ②张… ③董…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8842 号

责任编辑 张 健

文字编辑 吴 桐 张 惟

封扉设计 朴 实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网 址 www.sdxjpc.com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月北京第1版

201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9.5

字 数 94千字

定 价 32.00元

(印装查询：010 64002715；邮购查询：010 84010542)

〔 目 录 〕

导言	1
狄更斯的七个伦敦时区	6
马夏尔西监狱：《雾都孤儿》	14
考文特花园：《大卫·科波菲尔》	29
索霍广场：《艰难时世》	46
老柴郡奶酪酒馆：《双城记》	62
道提街：《远大前程》	79
查灵十字路：《匹克威克外传》	98
圣保罗教堂：《圣诞颂歌》	114
朴次茅斯：狄更斯起航之港	125
作者手记	144

【 导 言 】

《双城记》中被后人搞成“万能开头”的开场其实也适合狄更斯自己：“他是最美好的人，他是最糟糕的人；他是智慧的人，他是愚昧的人；他是信仰的人，他是怀疑的人；他属于光明的季节，他属于黑暗的季节；他有希望的春天，他有失望的冬天；他一生在试图直奔天堂，他一直在滑向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他跟我们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他。说他好，是最高级的；说他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此次巡游在伦敦街头，当询问伦敦人他们最熟悉的狄更斯的作品时，我自己被询问最多的是这个问题：“听说狄更斯是上世纪 60 年代在中国唯一没有被查封的外国作家，真的吗？”也许是真的。自 1907 年林纾首次将狄更斯的作品译介到中国，它们确实如同交了某种好运一样始终在这片土地上存活着。在五四时期，狄更斯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作家们的导师，20 世纪 50—60 年代，狄更斯被定性为：“他虽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但人类的正义呼声却在他作品中得以响亮地喊出。”70—80 年代，狄更斯又成为“人道主义思想作家”。90 年代之后，早在 1962 年就曾独树一帜地从创作手法上解析



► 你不要挤！世界那么大，它容纳得了我，也容纳得了你。
所有的大门都敞开着，思想的王国是自由的天地。

狄更斯创作的王佐良在《英国散文的流变》中写道：“狄更斯的尖锐是从他的敏感来的，正同他的写实笔法来自他的广泛的接触和人生经验。在他身上，若干相反的东西统一起来了：他幽默，然而他又富于悲剧感；他使人感到压抑，然而当他走出穷巷斗室，一车飞驰大路的时候，又使人感到精神上的空前解脱；他多次被人贬为庸俗、伤感、夸张，但连最清高的批评家也承认正是他紧紧抓住了真实人生的核心；他是大众的愉悦者，又是社会的良心；同莎士比亚一样，他运用语言是多层次、多方面、多声域的，令所有的学究皱眉，却使英语更加活跃；也同莎士比亚一样，他是最通俗的作家，又是在根本意义上最懂艺术的大师。”

老舍是深受狄更斯影响的中国作家之一。正如老舍与北京的关系一样，狄更斯首先是一个地道的伦敦佬。狄更斯曾经在一封书信中表示，离开伦敦他就没法创作，甚至伦敦街上的噪音也是他创作中必不可少的：“我是多么惦记街道啊，街道仿佛给予我的大脑在工作时不能缺少的某种东西。在偏僻的地方，我可以好好地写作一两个星期，之后，在伦敦待上一天，我就可以再次上阵，重新迅速地拿起笔杆来。但是假如没有这盏魔灯，日复一日地劳累和写作，那是非常可怕的。”评论家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说：“伦敦创造了狄更斯，就如狄更斯创造了伦敦一样。当他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是一个微不足道、对这座城市充满陌生和恐惧的小孩子；但到 1870 年他去世以前，他已经为他的后代重塑了这个城市。他发现了用砖造就的城市，而留下一个由人构成的城市。伦敦进入

了他的灵魂，离开伦敦他就没法创作。”

狄更斯所在的伦敦，是一座正朝着举办世博会的方向而雄心勃勃地迈进的城市。维多利亚时代有一种独特的人生观。如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创立人、1895年的工人社会主义组织“费边社”的成员韦伯（Beatrice Webb）所指出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坚信“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是每一个人的本分义务；不理睬那些低于自己的人，稳稳地以社会阶梯的最高层为目标。只有靠每一个人为他自己及其家人的利益之坚定追求，文明的最高水准才能达到。”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的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在1850年对下议院所作的一次关于对外政策的演讲中也提到了这种人生观，他说：“我们显示了一种国家的范例，在这个国家里，社会的每一个阶级都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上天给他们安排的命运。与此同时，每一个阶级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孜孜不倦地力图提高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

然而，是否真的都“高高兴兴”是一个问题。《远大前程》中的皮普也曾经拥有类似的成为“上等人”的理想。从这部小说原本的悲剧结局和狄更斯迁就读者而改就的大团圆结局中，可以隐约看出狄更斯与他同时代人在想法上的差距。《远大前程》是狄更斯作品中被进行影视改编最多的作品之一。关于这个结局至今人们依旧争论不休，而狄更斯本人如同他去世前最后一次朗诵会结尾所说的一样，已经“从这耀眼的灯光中永远地消失”。狄更斯不常写诗，留下的不多作品中就有这首《不要挤》（*Don't Crowd*）：

你不要挤！世界那么大，
它容纳得了我，也容纳得了你。
所有的大门都敞开着，
思想的王国是自由的天地。
你可以尽情地追求，
追求那人间最好的一切。
只是你得保证，
保证你自己不使别人感受压抑。
不要把善良从心灵深处挤走，
更得严防丑恶偷偷潜入你心底。
给道德以应有的地位，
给每一件好事以恰当的鼓励。
让每一天成为一项严峻的记录，
面对着它你应当问心无愧。
给人们生的权利，活的余地，
可千万，千万别挤！

狄更斯的七个伦敦时区

“Seven Dials”是一个很难翻译的地名。按照字典解释，“Dial”可以有几种解释：拨号码打电话；地区、城镇或国家的电话代码；拨号音；电话拨号盘；（机器或设备上测量用的）刻度盘。当选定伦敦这个地区的一家同名饭店预订房间时，我确实曾经考虑过：那边是否会等七次铃响后才接电话。

当然，事实上也没这么玄妙。选择住在此地，是因为狄更斯的密友、他最早的传记作者福斯特（John Forster）曾经有这样的记述：如果他“漫步到伦敦的中心街道，尤其是考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或河滨道（Strand）的任何一处，他都会满心充满喜悦。然而对他最具有吸引力的还是圣吉尔斯街（St Giles's）。只要他能说服任何人和他一起来到 Seven Dials，他的喜悦将形于色。‘上天啊！’他会这样感慨，‘这片街区将从我内心激发多少对于邪恶与卑劣的狂想！’”

学者们说，这是一片会令狄更斯想起他的童年的街区。从 Seven Dials 的地理上看，它所属的索霍区（Soho）是伦敦的心脏。从 Seven Dials 的历史上看，这里曾经是多国移民混居、犯罪率高发的红灯区，历史上曾有无数夜游者被一块手帕诱惑，走进密如蛛网



► 索霍区剧院。舞台上的璀璨灯光与散场后街道上寂寥的灯光，这些构成了索霍区的日常街景。



► 索霍区游戏厅。穿插在酒馆之间的游戏厅以一种电子的方式演绎了索霍区的不羁风范。



► 索霍区里的集市。

虽然不及考文特花园市场与中央市场有名，索霍区内的小市场更多地保留了伦敦市场的历史风貌。



► 索霍区内伦敦最老的咖啡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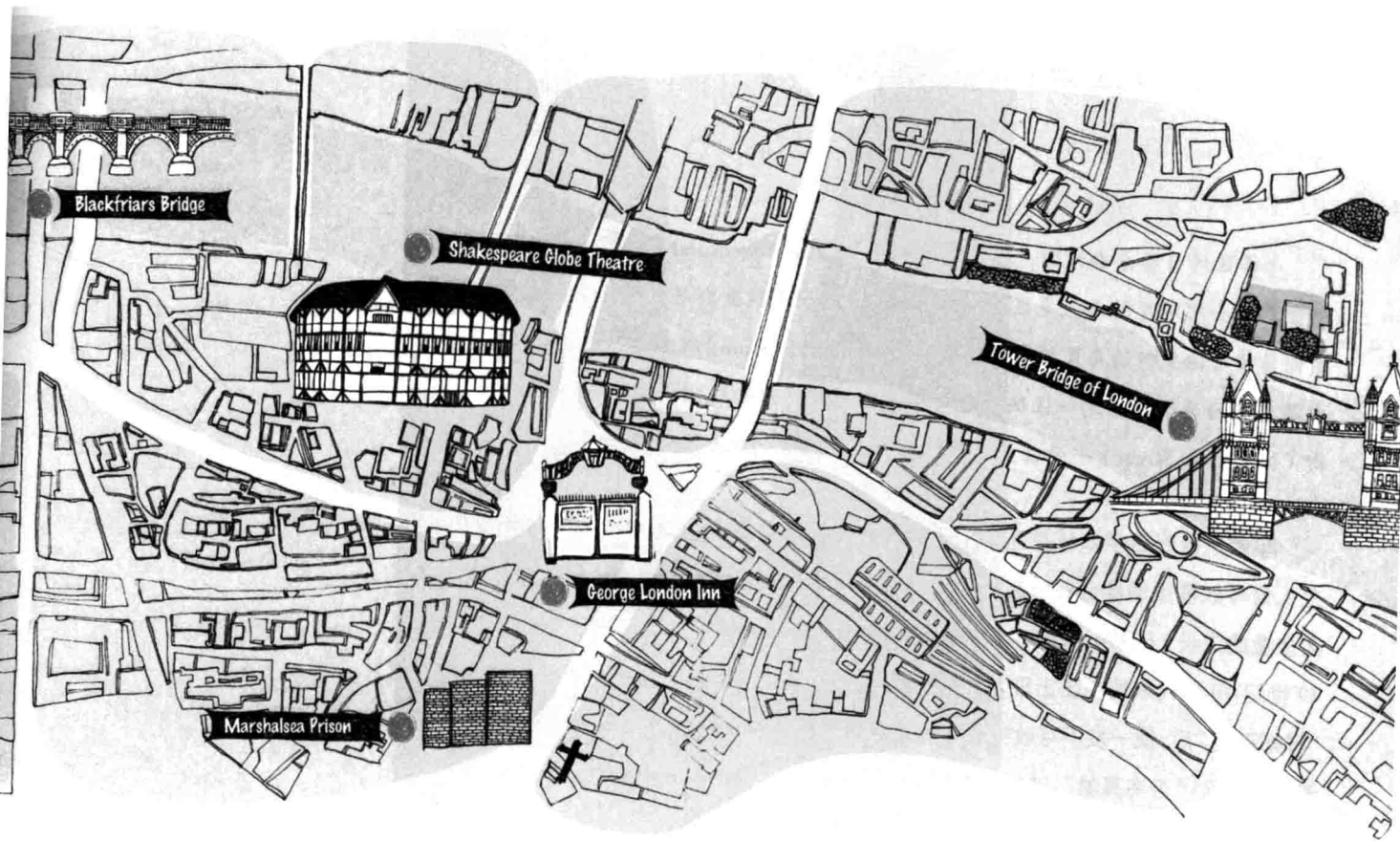
的小巷去领属于他的那当头一棒或勒喉一刀。这里最中立的店铺曾经是各种估衣铺，销售各种来路不明的衣物、配饰。进入 20 世纪后，各种改造使这里逐渐成为将暴力与声色局限在舞台上的剧院区。历史上驻场演出时间最久的话剧《捕鼠器》(*The Mousetrap*) 的剧场就在这里。这出传奇剧目的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 (Agatha Christie) 甚至写过一本小说《七钟面之谜》(*The Seven Dials Mystery*)。

但克里斯蒂小说中的“Seven Dials”与这片街区并没有关系。它的中文通译名为《七钟面之谜》，讲述了七个闹钟依次响起都没能阻止的一起睡眠中的谋杀。也许是这本小说给更新一代街道改造者和中文译者提供了灵感。对于街道而言，过去蜘蛛网状的街道被整合为七个街区，由三条半干道贯穿。中心集结处原本是一座妓院，它屋顶的乌鸦装饰至今能够在一些史书上找到记述，但如今已经完全拆毁，改建为一座方尖碑式的石碑，如同五月花柱一样统领着交会到脚下环岛的七个岔口，又如同日晷的中心指针一样借助伦敦每天匆匆而来的日光扫视各处。某位民间的中译者也终于给这里找到了合适的译名：七晷区。

真正到达预订的饭店时，看到周边街道，已经有如同想找四合院却进了商业街的感觉。书本上看到的估衣店已经被设计师服装店取代，临近饭店的内巷中有素食馆和慢餐馆。所幸还有饭店前台的老板夫妇以及伙计，虽然是意大利裔，但都宛若出自狄更斯笔下：老板娘总是欲言又止而又算不清账，老板相信所有的旅游向导都是骗子，伙计很真诚地

欢迎我们来此地探寻狄更斯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的踪迹。

即便周边有再多的变化，以日晷为导引，在伦敦街道的迷宫中总还是容易找到方向。何况我还记得我那块以英国八位作家及梦想家的名字环绕表盘、依据各自与伦敦有关的地理方位排列的手表。手表时针层面的蒙罩使他们的名字随时间的流逝而忽隐忽现，但手表设计者莱恩·辛克莱（Iain Sinclair）的提醒足以成为一路探寻的动力：“将跋涉尘世的历程设想为观看一连串可选择的影片，一切便不再那么痛苦。忘记那些丑陋的 60 分钟演讲和被广告分尸的电视节目，只为那些黄金年代的 90 分钟电影留下足够的空间。余下的问题只剩挑选向导、选择足以在你有生之年占据你的思想乃至幻想的文化符号。世间的道路是无止境的。你的道路却并非如此。”



► 黑僧桥至伦敦塔桥之间的伦敦南沃克区